

軍中記事



著 虹 西

行 印 處 書 北 東

軍 中 記 事

西 虹 作

東 北 書 店 印 行

1 9 4 9

軍 中 記 事

著 者	西	虹
出版者	東 北 書	店
印刷者	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	

總 店	瀋陽市馬路灣
分 店	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 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 平、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。

1949. 4. 初版 長. 1—10,000.

目 錄

父 親	一
賀 禧	一三
歸 來	二四
巧 遇	二三
妻 子	四三
砲 火 下	五三
信	五八
指導員	六三

父親

春暖化雪的日子，部隊從江南回來了。一封封平安家信，很快又傳遞到深遠散落的農村，落到軍屬們手裏。

戰士們的家信，慣常是簡單扼要的，就像在一片白紙上擬了幾條富於戰鬥性的標語，或者是在哪次戰鬥中的繳獲數字，至於他自己呢，那就是身體粗壯，工作順利，充滿年輕的革命樂觀主義者的氣概。家屬們拿上這些信，到處背誦着，這些信也往往像羣衆會上受到熱烈擁護的口號一樣，立時就會在全屯引起議論和騷動。於是，老大娘扭着小脚笑扁了嘴，小媳婦低頭紅臉的偷着笑，老漢們則摸着鬍子，點着頭，給戰士們編造許多神祕英勇的故事，傳播在每一個人的耳朵裏，軍屬們自然是心滿意樂，喜笑顏開的。

勝利屯裏祇有張老漢一個人不好受，別人家的孩子都往家裏捎信，就是他的孩子沒有寫回信來。

「張大爺，德志哥在隊伍上好吧？」

「大叔，你給德志哥打個信吧，不曉他在隊伍上變成個啥樣兒了。」

張老漢最怕人們這樣問他，這些話，常使老人家蒼老的臉上感到熱辣辣的，不知是痛呢，癢呢，還是臊呢，各種味兒都有。

「德志哪！」張老漢一個人悶在屋裏，近乎回想的說。好像他面前就站的是兒子，他這位做父親

的正在給兒子講說什麼老年人的心事呢。

『德志哪！』張老漢從鬍子底下吹出一口氣來。『你走的時候我吩咐你什麼來？你給你老子也爭口氣！我說：現下房子也有了，地也有了，還差什麼呢？還差個名譽。雁過留聲，人過留名，人家年輕人都能有個名譽，你也不要枉活這一輩子。你倒也聽話，就到鄉政府報了名，參了軍。鄉親們請了吹手，扭起秧歌，村長給你拉馬護燈，婦女會給你唱歌戴花。參軍光榮！給鄉親們立功！又喊又鬧，連你爹也給鄉親們高抬了！不管怎麼說吧，好賴你也升了個班長，給家裏捐了個口信，鄉親們也都知道了。可是你呀，這又快半年天氣了，你一個字也沒有寫回來，倒底兒你是怎的啦？敢是做下對不住鄉親們的事了？哎呀！就是你獨個兒心裏沒有長牙！……』

這天起，張老漢就懷了個心事，他也不見鄉親們，也不到鄉上打聽兒子的什麼。祇要你是有心人，就會給爹捎信來：他抱着這個主意等了好幾天，實在坐不住了，就到屯邊大路口上轉一轉。

『同志！你認識我那德志吧？』遇着穿軍衣的人來往，他就這樣跟人家打聽。

『同志！你給他帶個話，叫他好好兒幹！』

軍人們擺擺手走了，表示不知道的樣子，他老人家還在後面添湊這麼一句。

張老漢打聽到部隊離這兒不太遠，現下也還不到耕種時候，自家到隊上找找他去，看看他出脫成啥模樣了，也還值得。主意既定，老漢就換上青布棉袍，靱鞢鞋裏添絮了些苞米葉子。因為他歲數大，比起連上年輕的軍人來，他還是老一輩的人物，空手去不大好看，隨手就挾了一捆烟葉，裝在布袋裏，走親戚似的出發了。

遍處是黑油油水汪汪的田地，楊柳樹都抽出油條，小丫丫們在荒草崗上拔什麼婆婆丁，老牛

舌，眼看就臨近耕地的日子。他的脚步很快，也不管滿路泥水，又濕又滑，總想早去早回來，拿心伺弄家裏分到的那一片地。幾年來，他因爲年老力衰，還沒有出過遠門，這陣兒，他的神氣比年輕人也差不了多少，走起來就是大步流行，沒有休息。頭天走八十，第二天緊趕了一天，常晚就在隊伍上像親人似的受到招待。

這是一個很窄逼的小屯子，看樣兒住一個連隊也就够擠了，可是指導員特意給老人家騰出半個火炕，讓自己睡在地下的穀草上。戰士們的被服本來就够單薄，可是各排都紛紛送來大衣，強制老人家蓋了一大堆，老人家急得直往一邊躲。

『噯喲！同志們，我又不是着了涼，這要發滾身汗啦！』

『老大爺，你累啦，黑夜涼氣大，哈哈……』戰士們一件也不往回拿，寧願意大夥擠緊點睡。從張老漢一來連上，指導員心裏就壓了一塊石板。他儘管大爺長大爺短的跟老人家問長問短，單就是有一樁事他提也不提。張大爺呢，老人家走了長路，腰酸腿痛，吃飽睡好是頭一件大事，他也不急於馬上就喊來自己的孩子看看。他現在是在部隊上做客，一些事還得在心裏有個層次，沉着點氣，好叫人看着他這老一輩子的人，親自勸子參軍的人，到底兒還是看得開公私，分得開輕重的。

『指導員，這回又抓得中央不少吧？好哇，把這幫小蔣介石都整乾淨，給我也報一份仇！』

『老大爺，咱們連上抓了二百多活的，還得了一批槍砲，小意思，哈哈，大勝利還在以後呢。』

『同志們都立下大功啦！我常說，年輕人都是好樣兒的，一個賽似一個啦……』

『立功的倒不少，可是，唉……可是……』

於是，談話就這樣僵住了。指導員的聲調有點悲傷，眼睛沉沉的看着老人家，老人家也沒當回

事，就着燈火抽着一袋烟，疲勞地歪着頭，連連打了幾個呵欠。

吃過飯，喝了幾碗茶，通信員催老漢洗了洗腳，給老漢用鋼針穿破腳掌上的水泡，就安置老人家休息。班排上給老人家送來鋪蓋，又派代表慰問老人家時候，指導員把他們善意的勸走了。這是爲得使老人家得到足夠的睡眠，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呢？

營部通信員趕夜來了。小胖子氣喘喘的帶來營上的信，和一些豬肉，雞蛋，還有幾斤白麵。信上寫得清楚：請你好好照顧軍屬老漢，不要引起老大爺過份的傷心。這封信，這些東西，給指導員心裏那塊石板壓得更沉更結實了。他看看睡着的老人家，正在香甜甜的打呼嚕，不由得對他起了一種憐愛的感覺。大爺呀！你已經是失掉兒子的人了，你對革命是有功的人！可是，我們不能填補你的損失，這是革命問題呀！他替老人家担負着悲痛，長時間望着黃黃的燈火不發一言。忽然，他抓起紅皮掛包，從那裏揀出一封待發的白皮信。這是一封家屬通知書，那些在火綫上出生入死的烈士們的名字被寫在上面，他們能告訴家屬們的，不過是他的兒子、她的丈夫，英勇頑強，在戰鬪中爲人民事業光榮犧牲了，全體指戰員悲痛萬分，並爲家屬們致哀一類話語。在革命戰爭中，這是最普通最光榮的事，革命的美麗花朵，正是鮮血培植起來的！他如果把這信早發幾天，那他的心會比現在輕快許多，一定在家屬們抱着信痛哭的時候，會在多少鄉親們心中燃起復仇之火。祇因這是一位烈士英雄，需要寄發家屬們的東西，不光是這封通知書，還有別的更寶貴的東西呢。這東西會使家屬們變得更堅強，更光耀，更會很好的生活下去。現在家屬們自己先來了，看他那年輕活潑的孩子來了，這使他又一次悲痛地記起他的戰友們，記起他們在激烈戰鬪中英勇地光榮地犧牲了，在敵人面前始終不屈地倒下了。這個不可避免的事，同樣在人們心裏引起不可避免的悲痛，這悲痛就是以後的勇敢和頑強，就是向敵人復

仇！但是，他對面前的人家該怎樣說呢？說的語氣，時間，話的分量，都需要他斟酌。他把白皮信捏在手裏，看了又看，他想即時把老人家喊醒，把信交給他。

『看，老大爺，德志同志犧牲了。』可是他沒有這麼做，還是把信裝進掛包裏去了。

這夜，營團指揮所的電話鈴，叮鈴叮鈴響了好幾次。頭一次，團主任叫營上給老人家領來些肉麵，這已經送到連上了。第二次，電鈴又響了，教導員從被窩伸出手，把耳機抓在耳朵上。

『呲，呲，嗯……已經上師部領去啦？嗯，什麼？誰來呀？』

耳機裏一下沒有了聲音，祇聽見剛才這個熟悉的口音，又跟別一個地方通了話，他聽不清說些什麼，就把耳機掛起來。

這時候，團部通信員正騎了快馬，從師裏回來。他領回來一個紙捲和紙包——精印深藍色圖案的烈士功勞狀，和一顆五彩輝麗的總部英雄獎章。主任把這些榮譽和忠實的結晶，珍愛地放在文件箱裏，又一次抓住電話機的把手直搖。

『呲，呲。』營教導員第三次又拿起耳機來。『什麼？嗯，呢。你明天來？嗯，好的。』

於是，指導員這裏又收到營部的一封信，時間正好是夜十二點。指導員張開睡眠，就着燈把信看了一遍，疲憊和煩躁都被一掃而散，他心裏輕快了。他對於張德志的犧牲，並不看作是一個家庭的事，這是全部隊的一個張德志，全部隊為他的死哀痛，永遠的紀念他。張老漢，也正是許許多多把兒子貢獻給革命的，我們戰士們的一個家屬，部隊裏為他担負着的悲痛，也是深刻而沉重的。他失掉了兒子，戰士們失掉了親愛的戰友，可是他犧牲得名譽，犧牲的有價值，人們反而比他活着的時候更其愛他，更其尊敬他。明天，主任要來了，他要代表幾千個人跟老漢說話，這比他的話要有力得多，效

驗得多！還有什麼呢？……指導員漸漸入睡了。

天色濛濛糊糊，似亮非亮，張老漢朦在被窩裏被什麼聲音吵醒了。他翻了個身，屋裏清靜靜，沒有一個人，四外是一片壯年人的呼叫歡笑，還夾雜着跑步，跳腳，和一些刀槍的嘩啦聲。他舒坦的睡了一夜，渾身筋骨也鬆快了，一撩衣被，裏面還熱氣騰騰，溫溫暖暖，多少年來這樣舒服的睡覺，還是少有的一次。他穿好衣服，外面熱鬧的聲音牽動着他的心，他一個人走了出來。

小小屯子的新鮮景象，清利利擺在他眼前，昨晚來的時候他還沒有分明看見呢。他住的這院門口，高高地飄擺着一面丹紅色的錦旗，另一處院門口也掛着一面比較小些的，這些旗在沿街疏疏的楊柳枝極間，顯得格外動人。

哨兵面對着老人家，腳後跟咚的一碰，來了一個敬愛的持槍禮。老大爺來不及招架，連連給他點頭，年輕的哨兵笑了。

『同志哪！嗨，這面旗是誰給掛上的？』

『這是我們連上得的，打仗立了功，師裏獎給的。』哨兵的聲音自信而滿足。

『你看，那一面又是怎麼回事？』老大爺揚了揚手臂，翹起鬍子又問。

『也是獎給的，哈哈，』哨兵撲嗤一下笑紅了臉。『這是咱們一排的光榮，老大爺，明白嗎？』

老大爺點點頭，轉身就走。他忽而感覺到那面小些的紅旗，也是獎給他的。他孩子就是一排二班長，二班長定規也有一份兒，他是二班長的爹，他也跟着他沾光。這時，他大胆的對孩子下了個斷語：他真的爭下名譽啦，沒有給家裏丟人敗氣，孩子還不賴，一些離家時候對孩子的推斷，慢慢的給擠出了腦外，他好像已經轉回了家，遇着了鄉親們。『看，德志那孩子還得了一面旗，這比給我捐十回

信還好哩！做大人的盼他個什麼呢，這也就够好了。」於是，鄉親們都羨慕他，都拿出兒子的家信，嘰起嘴，發出了不滿足的議論。『鬼個信！你也沒有得面旗，這有啥味兒呢！人家張大爺才是光榮軍屬哪！』接着，家屬們便央求會寫字的人，他口說，讓他照着寫，叫兒子給家裏爭回名譽來，不然鄉親們對家裏的照顧和關心，都給枉費了心，甚至還決然給兒子寫道，你不爭個好名譽，就別往家裏寫信！這樣，張老漢便成了衆口誇說的好老漢，他在屯裏被光榮和尊敬包圍着，快快活活的過着日子。

『哈哈，才三十五米！看我的！』

『我要來三十七米！不是吹的！注意啦！』

嗖！嗖！撲拉！『三十八米！』

嗖！嗖！撲拉！『三十七米！』

張老漢一抬眼，這是在一個打掃得乾淨光滑的大院裏，許多戰士光着臂膊，頭上冒着熱汗，正在搶着，嚷着，投擲着木製手榴彈。街這邊還散着幾個戰士，把槍架在樹條支起的三角架上，對着牆上塗抹的紅點兒瞄來瞄去，一句話也顧不得說。一下，街哪頭又像打鑼鼓似的敲起銅盆和洋油桶來，一些戰士在這些響聲裏，彎了腰，端了槍，跑幾步臥下，跑幾步臥下，衝啊，殺啊的呼喊著。張老漢起先心裏發跳，以爲出了什麼亂子，一想，才斷定是部隊在打野外。他望着這些跳動着的人羣，左瞅右瞅，一個一個的端詳着他們的臉兒，有什麼事放不下心來似的，直然在街口站定，惶惶惑惑的思考起來，德志呢？跑那兒去啦？敢是我眼花了嗎？

『老大爺，靠邊點，看撞着你！』一位高大黑胖的戰士，輕聲提醒着老人家。他後面正跑着一行

行戰士，連剛才投手榴彈的那幫人都來了，他們一直往村口湧動着。

『同志，你是誰呀？』張老漢抓住黑胖子的手不捨得放開。

『大爺，我是二班長。我們打野外去呀！』說着，黑胖子抽手就跑，追趕着部隊。

張老漢的心好像叫什麼東西猛然抓了一下。是他聽錯了，還是他說錯了？德志不是二班長嗎，怎麼二班長是他呀？他想追上去重問一下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。還在剛才過隊伍的時候，他也沒有把眼光離開戰士們的臉上，他就是沒有找着德志，這件事他一直沒有理解開，反而越弄越摸不着頭腦，他的惶惑和煩悶，更深一步的抓撕着他的心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他自己是無從解答的。

『張大爺！起這麼早幹嗎？你老人家真……』指導員活潑親昵的聲調，給他老人家愁呆呆的眼光怔住了。年青的指導員，不由的也以同樣的眼光看着他，話音抖抖顫顫的說：

『跟我來吧，大爺！……你老人家別難過吧！』

一種不祥的預感，緊壓着張老漢，他見指導員低着頭走，他也默默地緊跟着他。

這是屯外大路邊的一個小小的荒草灘，灘上直豎着深灰色的尖塔。在楊柳遮罩裏，在烟色的濃霧裏，尖塔挺立在重重雲霧裏，似隱似現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充滿莊嚴雄大的氣勢。

他倆人肅靜地走向塔前，身影浸沒在晨霧裏。這是什麼地場呀，我的天！張老漢驚愕的凝望着，一聲不響的凝望着。

的確，這是一個新天地，張大爺生平還是頭一次看見它。那深灰色的塔，像一個大扎槍頭子似的直穿上去，上面還密密地刻畫着公正的靛藍色小格子，霧氣把它浸濕的潤澤明靜，一絲灰塵不沾。塔下是幾排花圈，白藍相間的花朵上，亮晶晶的閃動着露水珠，這花就像從濕潤的草地上剛才開放。至

於那些荒草叢下，不也是早伸出尖尖的茸茸的綠芽了嗎？這是多麼年青活潑的地場啊！

他倆人靜默了許久，指導員才講解了這座塔的由來，和它的全部修建過程。

「張大爺，這位就是德志同志。」最後，指導員才指着塔上第一行靛藍色小楷字，沉痛而興奮的說。他怕張大爺對他坦白的言語引起過深的刺激，但也顧不了他老人家此時的心緒如何沉痛，一連氣訴說了他兒子在激烈戰鬥中的超等功勞。爲了紀念他，師裏給一排發了一面旗，而且把一排二班授名德志班。至於這座烈士紀念塔，也是部隊在最近趕工修起來的，他兒子正是烈士英雄，名字列爲塔上第一名，這樣的榮譽，是萬代千秋不會被人遺忘的。他這樣說，是想安慰這位年高的軍屬，好讓這些光榮真實的故事，掃散他老人家的滿身愁雲。他的言語，像是對塔上的烈士們的誓詞，生者死者都會從這裏找到滿足的微笑的。

他身旁的張大爺，靜靜的望着尖塔，這些話像鐵錘子一樣打擊着他的心——他是孤老漢了。他是失掉兒子的人了。他再也看不到他年青的臉兒，聽他爽利的話語了。昨天，他還有說有笑，在他腦子裏活現着，這時，僅僅由於指導員的一句話，兒子已經不再活着了，永遠安息在黃土裏了，他真該傷心痛哭呀！可是，張老漢的眼淚是非常吝惜的，它就是不往出流，噤吧，他也噤不出來。

孩子，你死的好！死的名譽！爹就盼着你這樣活，這樣死！你沒有給我丟人，也沒有給鄉親們丟人！你的名字留在大路邊，留在塔文上，過往行人都會看見你，都會從你身上認得你父親，想不到做了一輩子牛馬的窮小子，也還有咱們出頭露面的這一天！你媽是怎麼死的？窮死餓死，骨頭棒子包了一片破席，找不到地方埋，失落了。你哥是怎麼死的？出勞工，壓死在煤窰裏，落得屍首也不知道掉在哪裏了。就是你死得值當，死的有名，爹捨得你！爹會盡這條老命幹你這份差事！你等着吧，爹會

給你復仇的。……

他不識字，發燒的眼睛湊近指導員指點的那行小字，看了又看。他看着那一行新嶄嶄的楷字，就像看見了兒子，他常他還活着。

霧氣在陽光裏淡薄起來，暖陽的金色光芒花紋般的織在尖塔上，給塔上的字鍍上了金箔，越看越閃光，無數白藍色花朵也格外鮮嫩，塔前的他兩人也漸漸恢復了鎮靜，現在，這兒一切是清醒的，健康的，富於生長力的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指導員和張老漢又出現在一排寬大的房間裏。

斜陽順窗玻璃射進屋裏，戰士們在耀眼的光綫裏談笑，吸煙，又像在漫談，又像是非正式的集會。

『大家注意啦，肅靜點。』指導員兩手擺一擺，把張老漢讓在地當中。『這是咱們二班長張德志的爹，英雄的父親。』

張大爺露出慈和的笑容，給大家點了點頭，然後就捧起一布袋烟葉來。『張大爺硬要慰勞大家這個，我說不收也不行。』指導員補敘了一句，就把布袋遞給左臂上纏紅布條的值星排長。

屋裏是不開歇的笑聲，掌聲，咳嗽聲，張大爺剛剛摘掉皮帽，屋裏就沒有聲息了。多少雙眼都在尊敬地瞅着他，有人還用指頭點他。

『大家同志，咳，咳，』張大爺開始說話了。他的聲音有點發抖，話語裏滿含着豪爽和憤慨。

『我兒子德志，原先二班的班長，他死得名譽，死得好，我不難過。我問候同志們個好，咳，咳，……』

『張大爺，你還認得我吧。』一位高大戰士走近張老漢，他一手持着紅旗，一手握住老人家的手。

張老漢看出是那位黑胖子，而且是他頂替了他兒子的職務，便對他格外親暱的笑了笑。『張大爺，我們全班要爲德志同志報仇，還要保住排上這面光榮旗。』說着，黑胖子把那面旗隨手展開，幌了幌，他後面立時爆發出掌聲來。

之後，屋裏是這樣靜，人們都用光亮的眼睛望着張大爺。這是最嚴肅的尊敬，這是高尚的愛，這是衆人的心在默默的讚美他。可是張大爺，他也不慌不忙，平平悠悠的轉圈看了看，又一次抓住黑胖子的手，緊緊不放，激動的說不出話來。

『張大爺，』指導員從旁走過來。『你看見我們就當是看見德志一樣，我們一定爲你報仇，爲德志報仇。』

『我，我也……，我還行，我不老。』張大爺看着指導員，抖動着他的鬍子。

院裏卡登卡登傳來一陣馬蹄聲，順門闖進來一位矮胖年幼的警衛員，他劈頭給指導員敬個禮。

『報告，主任來啦，叫你同他去呢。』他把嘴向張老漢翹了翹。

張老漢難捨的離開戰士們，被指導員領着出來，對面是匹樺皮馬，衣帽整齊的一位瘦臉人，微微地牽着馬繮，迎着他。他就是主任？我來這兒才一天，主任怎麼知道的？主任還知道我的名字？……

張老漢正在走着想，指導員已經把他介紹給主任。主任熱情的握着張老漢的手，幾個人一併走入連部，於是，重要的談話開始了。

主任的言語是非常慎重的，他一字一句，慢慢地談說着，他的每一句話，給張大爺帶來真誠的安

慰，他要叫老人家把心放寬點，他要叫老人家從孩子的犧牲裏，看出孩子永遠不會死去的意義，他要叫老人家把悲愁和眼淚，變爲光榮的復仇的力量。張大爺默聲聽着，點着頭，這些，他都有了，他正是這樣做了的。

忽而有什麼東西在他眼前閃閃爍爍的放出彩光來。他抬起頭，被什麼力量，催促着，他站起來了。

「張大爺，德志同志爲人民立了功，你老人家也光榮。」主任望着手掌心那顆放射異彩的物件，他說出多少人想跟他說的話來。張老漢在這個場合，無形也感到自己是處在人海的包圍之中，多少隻手同情的挽着他，多少雙日光，敬愛地望着他，他受到最高的榮譽，他受到人們的無限尊敬。

「張大爺，你把它收下吧，這是你永遠的光榮！」張老漢以激烈的發抖的手，撫摸着這顆寶石似的彩亮的獎章，老眼裏立時糊滿了淚水。「我，我不回去了！我也參軍，我要給兒子報仇！」

一九四七年，十一月，哈爾濱。

賀 禧

薄霧濛濛的早晨，街道上響起了格楞楞的馬車聲，哨兵急急慌慌，連喊帶笑，把馬車領到深綠幽香結了綵緞的松坊下，大院裏立時湧出來一些精壯的軍人們。

『哈……王老太太來得真早！』

『大娘，快進屋裏坐，辛苦啦！……』

幾個胸脯上掛了紅布條的軍人們，忙從車上迎下來衣衫肥大，體態發胖的王老太太，前引後送的把老人家領進大院套，往那間在門楣上貼着『來賓招待室』號牌的正屋走去。

『啊！我給同志們賀禧來啦。』老太太抖抖身上的塵土，扭頭瞅了瞅那位年青的剪髮女人。『這是我孫媳婦，她陪我來的。』便再也不說什麼，望着滿院光輝迎人的彩旗花朵，瞅了又瞅，看了又看，肥搭搭的身板左右幌蕩，兩足像陷在沙窩裏一樣。

『老大娘，進屋歇着吧！』誰在她耳邊輕聲一招呼，老太太就呵呵地笑了，掏出手帕，擦了擦發腫的老眼，唸叨道。

『我給同志們賀喜來啦！很好！很好！喲！我再看看……』話還沒有了，軍人們已經把老人家攙進屋裏來。

北炕上鋪着毛茸茸的黃軍毯，當炕擺一張小方桌，瓷碗乾淨利落，老太太有點拘束，背向窗戶在